

天涯诗海

东坡书院

(外一首)

■ 张宏宇

古树掩映下,可见几间简朴的屋舍
这里曾经是苏轼被贬谪后居住的地方
先生只在此度过三年时光却留下了两百多篇千古佳作

青瓦上,覆着经年的霜痕
古井中依稀可辨先贤的气息
夜半时分,烛光摇曳
先生挥毫泼墨,笔端似有北国飞雪

贬谪之苦,自不待言
先生却将苦涩酿成诗行
湖中睡莲绽放时,倒映着他身居陋室,心怀天下的身影

先生头戴竹笠,脚踏木屐
身后总跟着嬉笑的孩童
暮归小酌椰酒
佐以盐水煮煮肉

先生教乡民识字读书
传授农耕掘井之法
海南百姓感念其德
特修筑三间茅屋

东坡村犹在,东坡井尚存
先生的诗篇仍在百姓口中
传诵

墙外槟榔树影婆娑
宛若先生在这片热土留下的印记

海南的椰风,守护着那盏
烛火

历经千年而不熄
先生留下的不仅是诗词
更是一脉相承的南国文心

五指山

五座山峰如五指并立
直指苍穹
传说这是巨人的手掌
曾托起将倾的天宇

山涧清泉潺潺而下
汇聚成万泉河
黎家村寨依山而建
梯田层层叠入云端

秋来枫红遍染山峦
晨雾缭绕林间
古树盘根诉说着往事
每道纹路都刻满时光

月夜照亮船形屋舍
岩画铭记英雄传奇
这里的星辰缓缓坠落
需用整条河流丈量光阴

山兰稻在细雨中低垂
耳畔回响着山泉叮咚
五指撑开一方天地
筛落无数雨露阳光

三月三时节,山花烂漫
身着彩裙的姑娘翩翩起舞
唱着世代相传的歌谣
五指山静静矗立,年复一年



东坡居士雕像。蒙海龙 摄

百家笔会

生活的妙境

□ 琦 珪

生活不止是柴米油盐的琐碎,不止是平淡平庸,生活里总有些闪亮的时刻,总有些浪漫绮丽的妙境。就像一个人的独坐,不是孤独,也能有无尽的风雅和诗意。



妙境二字,读起来就有一种朗朗的音乐美。世上的美好总是简单的,这个词的意思也十分清晰明白,根本不用往婉转深邃里去解读,单单字面的意思就让人回味无穷,不妨就理解为:美妙的境地。

纷纭万象里,不仅有纷纭的烦恼,还有很多轻盈的时刻。心湖也是一面镜子,天蓝、云白、花开、明月、清风、细雨、草绿……当这些美好的意象映照到心湖上,就会神奇地氤氲着并腾腾出美好的气息。

生活不止是柴米油盐的琐碎,不止是平淡平庸,生活里总有些闪亮的时刻,总有些浪漫绮丽的妙境。就像一个人的独坐,不是孤独,也能有无尽的风雅和诗意。

诗仙李白的妙境是“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也是“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王维的妙境是独自坐在清幽的竹林里,弹琴,唱歌,别人不明白我,不理解我,有什么要紧,皎洁的

明月是我的知己就够了。这就是那首著名的《竹里馆》所表达的心声:“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王维的生活妙境还是在《终南别业》中所写:“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醉里挑灯看剑”的辛弃疾的生活妙境是“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当他被贬官闲居时,夜行乡村小道时,也能欣赏到美丽的风景。他在《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写道:“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要说人生态度的豁达和透彻,东坡先生一定绕不过。《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诗句简练含蓄地总结了他的一生的困境和波折,也婉转地写出了豁达的生命态度。他走到哪里,都能把一潭死水的生活变得灵动有生气,漾起美妙的涟漪。黄州的山水,承天寺夜游,儋州的乐观……他的生活妙境的质地正如《定风波》所写:“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古人懂生活,讲究生活的妙境。现代人也有不少关于生活妙境的故事。

关于妙境,在终南山生活的一位

作家和画家曾这样写道:“我们说‘诗性’,或者‘空性’,或者‘存在的本质’,都不是在形容人在这个现实世界里,超越现实的体验。有些人常在妙境里,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一直觉得,‘人’这个物种的孤独、意义和力量,都源于此。诗人觉得那是诗,艺术家以为那是艺术,修行的人认为那是悟。”

林语堂有本著名的书就叫《生活的艺术》,讲的是怎样艺术地生活,怎样让生活成为一种美妙的艺术。生活是一门学问,关于美学的学问。

张爱玲的生活妙境是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笛,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

周作人的生活妙境是于瓦屋纸窗之下,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知己好友啜饮清泉绿茶,得半日之闲,抵十年尘梦。

梭罗说:“在我的生命中,真正的收获有点像晨光和暮色那样难以名状,不可捉摸,它空幻缥缈,好像落地的一粒星尘,又似我曾手执的一段彩虹。”晨光、暮色、星辰、彩虹,带给我们的美好感受,都是生之妙境。

“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不要让这样的生活状态成为人生的常态,从现在开始去“心在焉”,少去关注那些繁杂无用的信息,去领略生活的妙境吧。喝一杯茶,去感受“白云满碗花徘徊”之美。下雨了,去感受“雨打芭蕉闲听雨”之美。

无用时光,自有温柔

□ 郭非霞

上周末我刚到一个视频,讲的是一位长途卡车司机利用等货卸货的零碎时间,五年读完了四百多本书。评论区除了称赞声,不乏酸溜溜的评论,有人问:读这些书能帮你涨运费吗?

在这个讲求效率的时代,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于做一件事前,先预设一个目标。读书是为了考证,旅行是为了打卡,社交是为了积攒人脉。如果不能从中获取功利回报,这段时光往往会被贴上了虚度的标签。可是如果凡事都先问一句“有什么用”,日子便褪去了温度,只剩一具被理性反复丈量的框架。

《世说新语》里的王子猷,大雪之夜忽忆老友,连夜乘小船前往。经宿方至,到了门口却转身就走。有人问原因,他答: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奔波一夜却不进门,在很多人眼里简直是不可理喻的无用功。但在王子猷的世界里,那份踏雪访友的兴致,那份在江上独对风雪孤傲,本身就是全部的意义。

还有张岱在湖心亭看雪,痴守那一片白茫茫的孤独。陶渊明在南山下守护那几株未必丰产的菊花。这些事情都经不起利弊的推敲。但是,利弊是给生存看的,而沉醉是给生命看的。

就像那位爱读书的卡车司机,那些在驾驶室阅读的字符,早就在他跑过的漫漫长路上,拼成了独属于他的内心风景。那些翻书的声音,替他隔绝了一部分路途中的疲惫与粗粝。在奔波的间隙,书本让他能短暂地落脚在另一个世界里,获得片刻的轻盈。

我的朋友老杨喜爱去城郊河湾垂钓,因为常常空手而归,身边常有人说是在浪费时间。但老杨跟我说,他享受的是坐在岸边,看水波纹一圈圈荡开,听柳树叶子沙沙作响。在那两个小时里,他不用回工作消息,不用想KPI,感觉自己终于从写字楼的格子间里钻出来,活回了自己。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时刻去追问一件事是否有用。社会的标尺只看能否变现,生命的标尺却看重内心的鲜活与安宁。偶尔“虚度”,发呆、数星星、看几页闲书,或是躺在草地上,那不是荒唐,而是疗愈,是吸收,是滋养。

屈你了。”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他没去上海,在车床前蹲了一辈子,他觉得自己没本事,没能让我过好日子。可他不知道,他供我读完高中、读完大学,把我送到了一个个从未到过的地方。

“爸,你不欠我什么。”我说。回城那天,他又送我到车站。还是那句“到了打电话”,然后转身走了。坐在火车上,收到他发的微信,四个字:“路上小心。”我看了很久,回了一句:“爸,等我回来。”

他回了一个字:“嗯。”沉默的父爱像旧报纸里的存折,皱巴巴却藏着全部的温度。这辈子最奢侈的事,是当了他的孩子。他把所有的心事都咽回去了,只漏出这一个字。

但这就够了。山不说话,山一直在那里。

时光荏苒

如花绚烂,似金沉默

□ 周基云

夏日的花,总是开得不管不顾。牵牛花清晨举着紫色的小喇叭,月季在烈日下愈发红艳,就连墙角的茉莉花,也暗暗送香……它们的芬芳,共同组成了一种灼灼的、元气充沛的华彩。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美和生命力全盘托出,献给了阳光雨露,也献给了偶尔路过、略感疲倦的我。

我想,人生在世,总该有这样一段如花的岁月。不是指年纪,而是一种心情,一种活法。像花一样,朝着光的方向,热烈地生长。把根深深地扎进泥土,去汲取,去吸收,然后转化为自己生命里的汁液,最终,绽放出一种属于自己的姿态。

可人世间的风风雨雨,从不曾对谁格外恩赐。风刀霜剑,电闪雷鸣,总是不期而至。谁不曾有过深夜里的崩溃,不曾有过“拔剑四顾心茫然”的仓

皇?那些负面消极的情绪,就像角落里潜滋暗长的霉菌,总在不经意间,爬满了心头。我们自然都向往光明,向往晴空万里。但也该知道,阴雨与乌云,亦是天象之常。

懂得了这点,便不再与那淋漓的雨水对抗,而是学会在雨里,为自己撑一把伞,寻一处屋檐。调整呼吸,稳住心神,看看那被雨水冲刷得愈发青翠的叶子,听听那雨打芭蕉的韵律。困难与挑战,既然是生命的常态,那便不是用来让我们沉沦的借口,反而转化成了打磨我们心性的砺石。不在凄风苦雨里零落成泥,便要在风雨过后,折射出更璀璨的光。

然而,生命的华彩,不止于绽放。我看见公园里那尊沉默的铜像,是一个古代武将,就那样静静地立在四季的风里。他的身上,早已爬满了斑驳

的铜绿,那是时光用氧化作笔,一点一点描摹上去的痕迹。他不言不语,却诉说了千言万语;他不动作,却有一种沉稳如山的定力。

这便让我想起了那些沉默如金的人,想起了那些为了“两弹一星”,将名字与功勋一同埋进茫茫戈壁的元勋们。几十年,足以让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孩,走到人生的暮年。他们把人生最好的几十年,化作运算的稿纸,化作大漠的风沙,化作罗布泊上空那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而后,复归于长久的、不为人知的寂静。

他们何尝不绚烂?他们生命的能量,在无人看见的地方,如火山般热烈地喷发过,那光芒,足以与日月同辉。可他们选择了沉默,像一块最纯粹的金子,不张扬,不喧哗,只是用最本真的质地,无言地昭示着自己的价值。

生活记事

考场外的守望者

□ 卫正付

六月的阳光已经灼人了。我站在考场外的隔离线旁,看着周围同样等候的家长,忽然觉得自己有些可笑——明明知道帮不上任何忙,却还是请了两天假赶了过来。

凌晨四点,我就醒了。检查儿子的准考证、身份证、文具,一遍又一遍,妻子笑我比孩子还紧张。五点半叫儿子起床时,他已经穿戴整齐,坐在床边发呆。“爸,您不用去。”“去,我就送到门口。”对话简短,像两个心照不宣的人,谁都不愿多说。路上他靠着车窗假寐,我从后视镜里看他,发现他下巴上冒出几颗青春痘,嘴唇上也有了一圈淡淡的绒毛——这个被我扛在肩上看灯展的孩子,真的要单枪匹马去闯关了。

看着儿子走进考场的背影,没有回头,只是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引,平静地往里走。我忽然想起龙应台的话:“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此刻站在这里的我,不就是那个“目送”的人么?明知道这目光穿不透考场厚厚的墙壁,却还是要站成一座雕塑,仿佛这样就能为他分担些许重量。

考场外很安静,只有风吹过梧桐树叶的声音。我找了个树荫坐下,旁边的两位母亲在轻声聊天,一个说孩子昨晚翻来覆去睡不着,一个说自己

三点就醒了,给孩子煮了面条。她们脸上都有一种相似的平静,那是把所有焦虑都咽进肚子里的平静,是经历了无数个起早贪黑的日夜之后,反而归于沉寂的平静。

曾经读到过南宋诗人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最向往那句“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的天伦之乐。但此刻我更懂了另一句:“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那是一种历经耕耘后,静待结果的坦然。十二年,四千三百多个日夜,我们陪着走过每一个早起的清晨,每一个挑灯的深夜。今天,我们终于可以放下手中的接力棒,站在场外,安静地等待。

中午十一点半,语文考试结束。我伸长脖子在人流中搜寻儿子,看到他的那一刻,我们没有拥抱。他走到我面前,说:“爸,作文是关于‘守望’的。”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原来,每个人都在被自己的来路守望——这守望的目光,从祖辈传到父辈,再传到我们手中,它不会说话,只在每个需要它的路口,悄然伫立。

其实我们守着的,从来不是那一场考试,而是一个生命向更远处去的姿态。就像此刻考场外所有沉默的身影,我们终将学会一种爱的方式——不再是紧紧地攥在手心,而是静静地站在路边,目送那个背影,走向他自己的远方。

亲情家事

沉默的靠山

□ 李传欣

我跟我爸通电话,从来不超过一分钟。他问“吃饭没”,我说“吃了”,我问“你呢”,他说“吃了”,然后就挂了。电话那头的咳嗽声总在挂断后响起,而给我的永远是那句“都好”。我知道他没说出过的那些话,比说出来的多得多。

小时候我觉得他像一座山。他骑那辆二八大杠,我坐在前梁上,冬天他把外套解开,把我裹在里面。他的肩膀曾是我看世界的瞭望台,那时候他的背挺得直直的,一把能扛起两袋水泥。

他是钳工,厂里的老师傅。我上高中那年,厂里有一个去上海脱产培训的名额,回来就能评高级技师。凭他的资历,这个名额非他莫属。他想去,可后来还是把名额让给了别人。我问他,问他为什么不去。他闷着头抽烟,被逼急了才说了一句:“一去半年,要少挣不少钱,娃的学费咋办?”

我那时候住校,每个月生活费三百块。他在厂里工资八百多,去上海没加了班费,每月少拿两三百,他算得清清楚楚。后来那个去上海培训的同事当了车间主任,他还是那个钳工,每天蹲在车床前,背越来越驼。

这件事我很多年后才知道。我妈说:“你爸这辈子,亏就亏在太顾家了。”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以

为每个月按时收到生活费是理所当然的,不知道他为了这笔钱,把脊梁弯成了桥,让我踩着期望走向远方。

前几年他腿疼,走不动了。我赶回去,带他去医院。排队时他坐在轮椅上,我推着他,他忽然说了一句:“小时候我骑自行车带你,你现在推我。”那时候他的背是直的,现在他缩成一团。

我请了一年假,在家照顾他。他要上厕所,我扶他起来,他推开我的手,自己撑着站起来,走了两步又坐回去。我把他胳膊搭在我肩上,半架着弄过去。他的身体很轻,轻得像一捆柴。这个曾经扛起两袋水泥的人,现在连自己的重量都撑不住了。

那天晚上我起来倒水,路过他房间,灯还亮着。他坐在床边,看着墙上奶奶的照片。

“爸,怎么不睡?”

他说:“梦见你奶奶了。”说他小时候从树上摔下来,奶奶抱着他哭;说奶奶走那年,他在地里打工,没赶回来。那一刻,他不只是我沉默的父亲,也是一个想妈妈的儿子。他说话时手一直在抖。我握住他的手,他愣了一下,没抽回去。那手很糙,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线——那是机油,是几十年车床留下的。

他躺下,我给他掖被子。他闭着眼睛,忽然说了一句:“这些年,委